

车辐著



采访人生
——车辐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访人生：车辐文选／车辐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ISBN7-5059-2317-X

I.采… II.车…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IV.l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8072号

采访人生——车辐文选

车 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601—4600册

ISBN 7-5059-2317-X

定价：13.80元

I·1687

我爱四川 我爱车辐

(代序)

黄宗江

我爱四川，我爱车辐。

犹如我爱北京，我爱梅兰芳……

我爱天津，我爱小彩舞……

我爱浙江，我爱王文娟、茅威涛……

这样一形容，好像车辐是川剧一大名角，有如阳友鹤、陈书舫、左清飞、何伶……非也！（补一句：虽然这些位名伶都和这位名家照过像。）他和这些惊才绝艳其共性共识在于：惟四川这样的乡土沃土，才能产生像川剧这样的精英文化，车辐这样的文化精英。我爱着许多片乡土，尤爱四川，尤爱车辐。

行文半页，尚未破题。应车公邀为其散杂文选做序，此公一生此世便是一部倘伴天地之间的散杂文，要我作序，实在是受宠若惊，惊提笔，首先感到要向读者阐述的是“文革”中时常命题的“车辐何许人也？”要解答得好，熟人莞尔，生人动容，或均曰：“这就是他！”难矣哉！此人实难勾画，非方成、钟灵、小丁、华老诸君子才能一笔描出芳容，或又令人生疑毛延寿曾加

篡改。或呈现其玉照可避写意而趋写实，然此公身旁，时常出现名流身影，喧宾夺主，喧主夺宾，实令人眼花缭乱，诸如（不以姓氏笔划、出场、行当、党派、身份、知名度为序）——郭沫若、刘晓庆、刘开渠、白杨、谢添、秦怡、冯玉祥、王朝闻、艾青、流沙河、章衣萍、范用（此公或可称江左车辐）……车公又有许许多多别号、称号，诸如车娃子、土地爷、老活宝、开心果、车大侠……赠号者依上序为陈白尘、吴祖先、魏明伦、陈若曦、黄宗英……当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爱称昵称。再翻阅其著作，仅篇目便有《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刘晓庆外传》《李德才的扬琴艺术》《给王朝闻带个口信》《情系陈若曦》《张大千之吃》《沈醉说吃》“夫妻肺片”“胖子肉丁”“何泡菜”“川味比较学”……

这遍天下的交往与文章又让我从何说起？我这篇文章之难作，令我以川剧《作文章》中低智公子自况，惜无伶俐书童助我一臂也。总之这一切勾起我对四川的情思、情结，我对四川的初恋和黄昏恋，生死不渝之恋。

想当年，抗战方殷，我坐那过城门洞几乎削掉脑壳的黄鱼卡车，自秦岭颠簸入蜀，惊回首，那张良拾履的高高的庙台子便在身后了。首夜便宿剑阁小店，梦寐中不觉念及李三郎闻铃。清晨首次坐四川茶馆，便聆见一四川票友操川味京白为另一票友在说《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不久，便在成都拜谒武侯祠堂，在戏馆观《三尽忠》，坐望江楼品茶，似见薛涛汲水而来……这一切与车辐何关？有关，有关，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氛围中得识车辐的。其实我是很晚很晚才认识他的，晚到何时何地，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年月无关紧要，对车辐这样的人，可以一见钟情如陈若曦，甚至可以未见有钟情如在下。我

早就知其人，却未见面。抗战当年，他在成都当记者，我在重庆当演员，均属进步阵营而又不够先进，物以类而未聚。是1943年，听说诗人剧人江村，影剧名伶施超，先后肺病客死成都，无地埋葬，均葬于车辐母亲的茔地。据四川作家巴波考：还有佚名地下党员朋友的妻子葬于斯，还有……还有谁，车辐也记不得了。年幼的黄宗英称车辐为大侠或义士，或源于此。“四川好人”，车辐当之无愧。我想苏三如不是在洪洞遇见崇公道，而是在重庆成都之间的内江遇到车辐，也会拜车辐为干爹，并称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好人！

这龙门阵似乎摆得首尾都不见了，可停笔矣，然又如何做结？忽抓到川剧史学家陈国富所写的一篇《名士车辐笑谈生死》，引车老老伴语云：“寿周（车辐原名）这个人累得、耍得、胀得、睡得、写得，结构特殊，值得研究。”实在值得研究，一卷在手，让我们对车辐进行研究吧。

目 录

我爱四川 我爱车辐(代序)	黄宗江(1)
---------------------	--------

题材·东坡·文采	(1)
武则天设的控鹤监	(4)
从嵇康之死想到陈翔鹤	(6)
且说薛涛	(8)
“车胤囊萤”瞎扯淡	(11)
《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及其它	(13)
齐白石与王老粗交恶	(18)
张大千住严谷孙的贵园	(20)
冯玉祥一个侧面	(23)
艺术家官僚	(26)
刘开渠来成都	(28)
关山月入蜀	(39)
丁聪、吴祖光在“五世同堂”	(45)
茅盾手稿与丁聪的《阿Q正传》	(51)
情系陈若曦——第一次拥抱礼	(54)
陈若曦吃市美轩	(57)
“棋协”主席争夺战	(59)

百岁相约在广州	(61)
“不准演出”的演出	(64)
给汪精卫塑跪像	(67)
“给王朝闻带个口信去”	(69)
王朝闻戏曲美学观简析	(72)
“青春已过乱离中”	(77)
初识傅三乾	(80)
萧军成都行脚	(82)
学者毛一波二、三事	(84)
诗人方敬之怒	(88)
张天翼在成都	(90)
关于艾青题字及其它	(92)
方成老而健老而乐	(95)
方成的健身之道	(97)
流沙河与曲艺	(99)
曲艺杂谈	(103)
陈白尘在《华西晚报》	(114)
出版家范用	(116)
谢无量	(118)
章衣萍晚年	(120)
软刀子 拖辫子 祭亡灵	(122)
谢添未了成都缘	(124)
好个黄宗江	(126)
新风霞的写作与绘画	(129)
谁使新风霞致残	(133)
秦怡：从来不觉老	(135)
《刘三姐》·黄婉秋	(138)

“四川健美小姐”祝卫	(140)
天才木刻工人胥叔平	(143)
俞振飞“不动肝火”	(146)
“当头棒”刘成基	(148)
周慕莲谈黄吉安	(150)
周企何扬琴鼓板	(154)
余叔岩的脾气	(158)
“台上做戏，台下作人”	(160)
神童子与满天飞	(165)
曾炳昆和四川相书	(174)
川剧名旦与“报徒”	(176)
“看门大爷”	(178)
“诨封”的悲喜剧	(181)
稿费与失落感	(183)
偶感	(185)
杂谈美食家	(187)
美学家与锅魁	(191)
筷子、食道及其它	(194)
怪吃	(199)
从黄酒说开去	(201)
正发园的胖子肉丁	(207)
李劫人与食道	(210)
沈醉说吃	(224)
美食家知味	(228)
“百花奖”到成都小吃	(230)
成都的“鬼饮食”	(233)
一席“姑姑筵”	(238)

吴茵与成都花茶	(245)
重庆毛肚火锅	(247)
贵阳“程肠旺面”	(250)
天下厨娘谁家好	(253)
名人名家之吃	(255)
艾芜谈川菜	(258)
川菜的“淡抹”风情	(260)
成都人吃茶	(262)
成都的茶馆文化	(267)
家与天恩老店	(271)
吃药的祖师及其它	(274)
金陵二题	(277)
中越边疆行	(280)
乌鲁木齐	(285)
三起三落回成都	(288)
街头京剧清唱	(292)
不曾褪色的情思	(294)
踏过一村又一村	(300)
一次说不清的旅行	(303)
补记我的朋友车辐	(306)

题材·东坡·文采

词，历来就不象诗那样一本正经，“一代儒宗”的欧阳修，他在填词中一脱在古文里面那种儒家虚伪的“庄重”面孔，表现出风流蕴藉。离开道学，好似和尚脱去袈裟。罗大经说他：“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

到了东坡手里，这位前遭诗狱、后罹党祸，从湖北黄州到岭南共十三个年头的滴居生活，他一不哭鼻子，二不寻短见，却悠然自得地过着那个被人认为倒楣的岁月，其能“正确对待”谁曰不宜？他若当时想不通、气死了，那才使得陷害他个什么“乌台诗案”的打手们拍手称快，恐怕死也洗不清了。他没有给他的对立面以什么便宜，谪贬黄州，他却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发配海南，生还似无希望了！他却天涯海角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乐观得多么彻底啊？刘宸翁说他的词：“倾荡磊落……如天地大可观”。陆放翁说：“东坡词……觉天风海雨逼人。”

由于他的渊博知识，心胸开阔，乐观，把他的词——更正确地说他把词引向了广阔的道路，开豪放一派。“苏辛词”在思想内容上有更高的发展，题材上也扩大入微了。

就题材方面而言，他们摄取的也与前人不同，与他同时代的词人也不同，他把擦背、揩背、搔痒等都填入词中了，他的戏作〔如梦〕两阕：“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自净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世间一切。”

选取了人所不取的题材，信手拈来，“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羈，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见沈归愚《说诗晬语》）他自己也说：他在写作方面，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下笔如“行云流水”，充分表现了他那挥洒自如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作用。——这些，又非有高度的写作技巧不行，东坡以其高度技巧去填平凡事物之词，得心应手，高人一等。

有人以剃头（理发）入诗：“闻道头堪剃，无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自我头，也闻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前四句在做文章，进行拉锯战。首句以旁观者语气说：似乎听说人的脑壳可以用刀剃？二句肯定下来，三四在做二句。五句突来气势，颇有文天祥柴市口殉节语气：杀由你杀，头自我头，“是正气所磅礴又何惧哉？”七八句承五六句气势反诘：你杀人么？人也杀你。题材如此平凡，作法大异其趣，虽近打油，却有文采，且出波澜起伏，平凡中见不平凡，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看来功力，我们今天叫基本功是重要的，否则，干巴巴地就无人去理睬了。古人说：有内容，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皆宜。这只是一面，还要有文采。二千四百年前亚里士多德说过：“没有天才，学也无用；不努力学，天才无

2 采访人生——李福文选

用。”文采也是从勤奋中来，有些，则能飞仙游戏，纵横驰骋，如东坡，信手拈来，自可点铁成金。

“膏药是一张，看各人熬炼。”同样题材，各显神通，不怕撞车，怕无文采，挤不出墨水来。写人之不敢写、不屑者，又能自出珠玑，这就要看手艺了。

武则天设的控鹤监

武则天晚年专门搜集一批供她寻欢取乐的弄臣和文人，特设了一个类似内侍省的机构，名曰“控鹤监”，后来改为“奉宸府”，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首（《旧唐书》一八三《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男宠中主要人物是薛怀义，这个人原是在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市井无赖之徒，后来以白马寺主持做到大将军。

他们是宫廷奸党的中心人物，祸国殃民，靠生殖器的关系结成生殖器的政治机构。马克思说得好：“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摘自《德国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一四页）

则天豢养男宠到了无恶不作，影响了国事了！薛怀义这个男宠，文臣武将见他都要低头拜礼，甚至武承嗣等也为他执辔。有个御史干涉了他的“特权”，被打得半死。至于张氏兄弟干的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那就更大了！则天病危时，狗咬狗的争权夺利，直接影响了国家大事。

有人说：评价历史人物，属于私生活方面的问题，不必那

么大惊小怪，况唐代的男女关系并不象宋朝那样严厉——但也要看具体情况。直接影响到国事，那就非同小可了。且看恩格斯一段话：“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象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他又举西班牙女王伊莎伯拉宠爱年轻军官塞拉诺，最后他成为西班牙的独裁者为例说：“在这种情况下伊莎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识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五九〇——五九一页）

武则天病，张柬之等马上率领禁卫军以诛张氏兄弟为名，轻易地把她从宝座上推下来，荒淫乱国的武则天不久也死去了。历史就这样惩处了历史的罪人。

成都最近上演根据陈白尘原作改编的《大风歌》，虽然改动太大，与原作相去亦远，但看的人仍多，尽管作者一再声明：是写的历史，不作影射。但观众仍想从吕雉身上看出那个小太监张释和审食其他他们之间的什么关系来。

从嵇康之死想到陈翔鹤

魏晋文人除写文章、吃药、吃酒外，也喜爱音乐，竹林七贤中人多半是行家。阮藉有《乐论》，能啸（他们那时候的诗歌朗诵），善弹琴。嵇康著有《琴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世说·雅量篇》：“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谁想到事隔一千六七百年后，到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一个正直的老作家陈翔鹤同志，竟因小说摄取了广陵散的题材，被人揪着辫子，质问他“为谁唱挽歌”？攻击了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打手们以行家自命，引经据典，包含中外（见《文艺报》颜默的《为谁唱挽歌》一文）。在那只能挨打不能还手的日子，作者只有含恨以终了。——附带说明一下：1976年春去京参加周文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时，翔鹤子女陪我去八宝山公墓祭吊，得知翔鹤身得六七种病，文化大革命初，一天下午去学习，过街时病发，后入医院病逝。当时的掌权者竟然宣布陈翔鹤同志是“畏罪自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本是“四人帮”恶毒的一招，而我们正直的老作家，却抱恨于八宝山去了。

回书且说正文：阮藉著有《律议》，《晋书·本传》言其“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简勛每与咸论音乐，自以为远不及也。”阮、嵇不仅有音乐技术和知识，且有他们一套理论，表达他们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对于自然的向往。

阮藉《乐论》曾谓：“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所以豁达大度是他的品格，“应变顺和”，而又不失节操。嵇康就说：“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认为音乐可以使人“怀忠抱义而不觉所以然也。”

阮、嵇都是诗人、音乐家，且笃信老庄，向往于一种由老庄哲学出发的自然艺术的和谐境界，“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他们都努力追求，作为一种立身行道的规则；嗜酒酣音，倒是在那个无可如何的生活里一种安身立命的办法。

试想在那灾难临头的年代里，曹操可以杀孔融、杨修，甚至荀彧；司马氏就更厉害了，嵇康、吕安的下场就是明证！扩大化了，弄得文笔自危，最好的办法是掀起一层纱幕，增加一些保护色（况那时医生还不能开证明说是高血压或什么冠心病之类。），于是只有弹琴醉酒，醉后说点不三不四的玄言，写点玄言诗，但，口不臧否人物。

其实嵇康也够谨慎的了，可也躲不脱杀身之祸。有吃了狼奶长大的人，那个世界是不得安宁的。嵇康比陈翔鹤同志死后要好得多，因为没有人出来定他“畏罪自杀”。

且说薛涛

近年来有些文章特别关心起薛涛来，竭力证明她不是妓女，她只卖艺不卖身，是个“清倌人”。文章的主旨：在于维护薛涛的令名，不容许对诗人的亵渎。

有谁对于女诗人亵渎呢？在近年来的学术思想界，没有看到这类的文章，可是偏偏有人提了出来，总觉得有点蹊跷？或者有什么缘由？

其实薛涛的历史档案很好查，唐宋以来一直到今天——1979年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稿《辞海》“文学分册”，也说明她“后为乐妓”。我是相信唐宋以来有关她的历史档案材料的，第一，没有人明目张胆抢过她的材料；第二，更没有人居心卑劣地把于自己不利的材料抽去，把阴谋陷害、根本莫须有的东西塞进别人的档案里；第三，我相信我们的古人比今天某些个别的人诚实正直得多，那些历史上的“良史之才”，大抵是可靠的。

既是“乐妓”，或照《广韵》去解释：“盖以歌舞悦人者，即所谓歌妓、艺妓也。”“妓”也，“艺”也，你总得陪人家取乐，何况在那个封建王朝统治淫威下，妇女处无权地位，她们怎能逃脱悲